

## 校园数字服务必须恪守「不得强制」底线

□许朝军

近日,教育部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国家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建设与应用有关工作进展情况。会上,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吕玉刚在谈及通过智慧课堂、智慧作业等途径提高学校教育水平相关问题时强调,要坚决禁止强制要求家长和学生购买终端设备和数字服务,防止增加群众的经济负担。

随着信息技术的日益发展,数字化教育服务开始逐步进入寻常百姓家,更成为不少学校助推教育信息化、增加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消除校际差距的重要途径与载体,对于扩延中小学生学习知识、巩固课堂教学成果等方面也有裨益。

但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也开始浮出水面。数字服务进入校园,大都以收费供给的方式出现,如配备平板电脑等终端设备,实行网上课堂收费点播等。而推行有偿数字服务,往往存在着统一强制收费的情况。即便是一些所谓的自愿行为,背后也是以“实验班”“科技班”“智慧班级”等名目裹挟着家长的教育焦虑,都在额外增加家庭的经济负担且违背义务教育阶段不得违规收取费用的原则,更在无形中助长部分学生的攀比、焦虑和自卑等不良心理。

与此同时,数字服务进入校园后,也面临着中小学生学习使用电子产品、触网低龄化等问题。在不少看似“一触即成”的现代化技术手段背后,更是对传统板书、学生书写等教育教学过程的消解,长此以往,会产生不容忽视的负面影响。

更关键的是,随着教育信息化水平的不断提高,教育部早已建设并启用了云教育资源平台,而且自今年3月1日起,“国家中小学网络云平台”已升级为“国家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并投用,各地教育局也纷纷采取建设局域网和公益教育资源平台等方式,利用信息技术手段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辐射面,在这样的情形下,何至于通过多种方式强制或变相强制家长花钱买数字服务呢?

因此,不论是坚守义务教育公益普惠原则,还是遵循教育规律,校园数字服务都必须恪守“不得强制”底线。再好的数字服务其实也不过是教书育人的手段和工具而已,不强制收费、不强制统一使用才应该是中小校园数字服务的本色。

## 实话·实说

浙江专业报新闻名专栏

## 80名学生成为“作业负担风向标”

## 省教科院附校倒逼教师完善作业设计

□本报记者 杨倩

“大家注意,记录周期为每周五到下一周的周四;数据以‘分钟’为单位,取整数;老师如果在布置作业时没有标明预计时长,你要提醒老师补上……”

3月4日中午12:00,浙江省教育科学研究院附属实验学校的会议室里,48名学生围坐一圈,专注地聆听学校教科室主任周颖讲解如何填写学校教学常规与作业管理登记表。原来,这48名学生是该校的“作业负担风向标”,正在参加本学期第一次“作业负担风向标”学生圆桌会。

“双减”政策不仅对教师布置笔头作业的时长提出了要求,还指出要“健全作业管理机制”“分类明确作业总量”,以及“发挥作业诊断、巩固、学情分析等功能”。于是省教科院附校从疫情防控的“健康码”中汲取灵感,创新性地设计了一套基于“风向标”的学生作业公示制度,于上学期率先在五年级和七年级两个年级中试行。

经过一学期试行,该制度不仅实现了作业公示的目的,还有效地促进了各学科作业时长的统筹协调,推动了作业布置向着关注学生成长与诉求、体现素养的方向发展。该制度也因此于今年年初入选浙江省第二批“双减”优秀实践案例。

## “作业风向标”:学生也是校园管理者

去年,“双减”政策落地后,省教科院附校对一至九年级学生的课后作业情况进行了调查。调查显示,虽然近几年一直提倡给学生“减负”,学校也早在2011年就开始推行诸如周一至周五每天有一门学科不布置课后作业的“作业限行”制度,但学生的作业负担仍是个模糊的概念,作业时长与作业量未实现有效控制。

为了清晰地掌握学生的作业负担,学校想到了设置“风向标”——在每班的前段、中段、尾段学生中各选取1名学生

作为“风向标”,每天记录下自己完成各学科课后作业所需的时间。同时,为了充分展现这3类学生的不同特点,学校还将其分别任命为“首席作业质量员”“作业负担督察员”和“好习惯宣讲员”。

“记住,你们都是学校不可缺少的作业管理学生干部!”圆桌会上,周颖向学生们强调。作业公示制度试行一学期收效不错,本学期便在全校推行开来,共80名学生成为“风向标”。2月25日与3月4日,学校针对不同学校的学生特点,分2批召开了本学期的第一次圆桌会。会上,周颖向新加入的“风向标”学生详细介绍了作业时长数据统计的规则及不同“风向标”身份的职责。

“首席作业质量员”负责监督教师作业布置的质量,“需要如实记录每天各科课后笔头作业的难度、多样性,是否有分层次的选做作业,并且汇总班级人均作业时长”;“作业负担督察员”负责反馈大部分学生作业情况,记录是否有拖延行为的学科,以及是否有违反“作业限行”的学科;“好习惯宣讲员”则通过宣讲好习惯,向同学传达养成习惯的意义。以3月为例,学校定下的“本月好习惯养成重点”是“两读”——“晨间朗读声音响亮,落座即读;课前诵读内容明确,齐读响亮”,“好习惯宣讲员”需要记录自己是否展开宣讲、是否以身作则、是否鼓励身边同学养成这些好习惯等。

“我觉得我的工作是很有用的,在我的宣讲、带头之下,我们班的同学学习习惯明显变好了。”五(3)班“好习惯宣讲员”于佳琪告诉记者,在她的带动下,班上的同学会积极加入晨间朗读。而为了更好地鼓励学生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增强自主管理能力,学校还从本学期开始新增“学习行规示范员”。这个“风向标”要以身作则成为班级的行为示范者,并关注班上同学的行为规范达标情况,督促同学改进学习行为。比如3月的改进重点是听课时手放桌上、抬头听课、认真笔记、积极互

动这4个方面。”周颖介绍。

## “作业健康码”:倒逼教师完善作业设计

“星期一语文作业教师预计时长40分钟,实际时长36分钟;数学作业教师预计时长30分钟,实际时长20分钟……周一至周四平均每天笔头作业时长35分钟。”在圆桌会开始前,教导处已经收到率先开始记录作业时间的五至八年级各班“风向标”学生记录的作业时长数据,开始马不停蹄地制作“班级作业健康码”。在接下来一周的教工大会和年级会议上,教导处将把各班的“作业健康码”情况,以及在圆桌会上收集到的学生对作业设计的意见和建议提交给对应的教师。

“以三至六年级为例,日均课后笔头作业总时长50~70分钟为绿码,时长小于50分钟是黄码,大于70分钟则是红码。”周颖向记者介绍“班级作业健康码”的赋码标准,“‘双减’政策提出作业不超过60分钟,但是学生做作业有快有慢,难道做了61分钟就算超标了吗?我们觉得不能这样‘教条’,所以本学期学校调整了赋码标准,可以上下浮动约10%。”

除了以班级为单位形成的“作业健康码”,教导处还会横向统计各类“作业风向标”学生的数据,形成“层次作业健康码”。

“曾经有过这样的情况,同一份作业,班里的‘作业负担督察员’和‘好习惯宣讲员’的反馈信息均为绿码,而‘首席作业质量员’的完成时间却是红码——不能在教师预计的时长里完成笔头作业。找到学生、任课教师调查情况,才发现这是一份实践性作业,担任‘首席作业质量员’的这名学生思考得更深入,花了很多时间去调查、走访,所以作业时长超标了。”提及“层次作业健康码”,校长唐宇红举例说,“这样可以有效检测作业的布置对不同能力层次学生的适配度”。

通过“两码”,学校实现了对作业数量和质量的监管,同时有效倒逼教

师研究作业设计。“刚开始推行这一制度时,有一些教师感到紧张,就像担心自己的健康码会变黄、变红一样,看到作业码不是绿色就着急。”五年级年级组长、数学教师董渔透露,“但其实作业的‘减负’工作我们一直在做,只是现在布置作业时就要把学生的完成时间预估好,并且要多花点精力设计分层次的作业,让各档学生都能‘吃饱’‘吃好’,能力得到有效锻炼,做好了这些就没啥好担心的。”

“以前每天的语文作业需要25分钟左右,现在差不多是20分钟。”七年级语文教师卢程佳说自己现在布置的作业比以往少了,因为“各学科之间要统筹考虑,基本上每科都自觉控制在20分钟”。至于如何科学地给作业“瘦身”,她指出,自己在设计作业时会更全面细致地考量,“有些内容就在课堂上练一练”,设计的作业也更精致了,“一些相似的、有关的作业,就把它整合起来”。

“教师给出完成作业的预估时间,学生对照着做,会更有时间观念。”七(4)班班主任胡诗宇说,作业公示制度推出后,学生成长明显,“自主性增强了,自习课效率更高了”。

“之前还有‘作业风向标’学生在圆桌上反馈手抄报太多了,不喜欢这样的作业。我们也在教研活动中进行反思,各科都喜欢布置手抄报,到底需不需要这么多手抄报?”唐宇红说,“我们就是想通过‘风向标’‘作业健康码’,把学生推到学校管理的前线。教学相长,教师能从学生的建议中得到启发,从而改进教学设计和作业设计,提高课堂效率,促进学教转型。”



## 致敬最美食堂阿姨

“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来临之际,宁海县西店镇香岩小学的学生们精心策划了一场特别活动——致敬最美食堂阿姨。他们穿上食堂工作服,与食堂阿姨们一起验菜、洗菜、分餐,体验食堂工作的不易。之后,在教师的指导下,学生们自制护手霜,并为食堂阿姨做面膜,以保护她们因日常工作而变粗糙的双手。

(本报通讯员 叶明君 摄)

## “方寸瓯园”背后的教育良机

本报讯(记者 金澜)3月2日,记者来到温州市未来小学教育集团南瓯校区的走廊,一处处由各种动植物搭配而成的小景观映入眼帘,寻常的过道洋溢着生命的律动,而这正是学校独具匠心的“方寸瓯园”。

原来,学校教学楼的2~5楼走廊除了正常过道,每隔6~7米就有一个3平方米左右的凸阳台,凸阳台正好面对各班级的大门。这方小天地该如何利用呢?学校提出了“方寸瓯园”的创意,号召每个班级承包门前的3平方米。

很快,学生们就行动起来。在现场,记者看到,有的班级主打环保风,将废旧轮胎和草编篮涂色后拗了造型,并摆上盆栽加以点缀;有的班级酷爱海洋元素,不仅在地面铺上了白色小石子,还把同学们的心愿卡串起来组合成挂帘,远远看去像极了片片洁白的贝壳;还有的班级把门前的小天地变成了迷你动物园,手工制作的

长颈鹿暗藏着“一鹿(路)向前”的好寓意……形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除了美观,“方寸瓯园”还成为学生们开展实验探索的伊甸园,如有机肥制作、营养液配置、杀虫剂调配等。实验之余,学生们还用图片、文字等多种方式记录了植物的生长过程,为它们建立生长档案,锻炼了语文、美术、信息技术等学科技能。

伴随着“方寸瓯园”的不断完善,学校还衍生了蔬菜义卖、网红打卡、导游解说等活动,并建立了配套的评价机制。据悉,目前“方寸瓯园”实践项目已成体系化,下设五大模块:场景打造、创意种植盆、快乐种植、精心养护、爱心分享。“小小的‘方寸瓯园’促成了丰富、多元、体系化的新劳动教育课程建设,为发展学生核心素养、达成育人目标提供了丰富的载体和有力的依托。”在校长季迅群看来,这方小天地是学校的福地,还有更多的育人功能等待开发。

## 两年多来卖掉15000余个易拉罐

## 9岁小女孩的爱心之路

□本报通讯员 陈炜炜

15000余个易拉罐,这是绍兴市上虞区实验小学教育集团上德校区二(3)班学生金珂妍两年来的“积蓄”,也是她爱心之路的开始。

前不久,金珂妍跟随父母再次来到城区的一家废品回收站,小心翼翼地将在上一个月积攒的“宝贝”放到了秤上。她要用这些易拉罐去做一件有意义的事。

“叮当又来了啊。”回收站店主口中的“叮当”是金珂妍的小名。尽管只有9岁,可她已经是这家店的“常客”了。店主至今记忆深刻,从2019年开始,金珂妍差不多每个月都会来一趟回收站,每次拿过来的易拉罐都被清理得干干

净净、叠放得整整齐齐。“一般很少有孩子愿意到回收站来,这个小姑娘每次都跟在父母身后,乖乖巧巧的,来的次数多了,我就认识她了。”店主说。

1个,2个,3个……整整600个。“60块,拿好了,叮当。”接过店主手里的钱,金珂妍高兴地跑回了家,把储蓄罐里的钱拿出一部分交给了妈妈,“加上之前积攒的那些钱,可以给邻居阿伯买点礼物了”。

这次,他们要去看望妈妈老家——上虞镇镇越星村的一位村民。这位村民今年55岁,至今单身,去年11月初脑梗卒中后,生活很难自理,还有一个70多岁的老母亲。“我们把这件事讲给叮当听后,她有所触动,问自己能做

点什么。我们告诉她,可以一起去看看,她一直很期待。这也是她第一次动用储蓄罐里的钱。”金珂妍的妈妈丁圆华说。

买了水果、牛奶、油,再加上爸爸亲手烧的菜,金珂妍跟父母一起踏上了回老家的路。一到目的地,金珂妍迫不及待地把手中的礼物塞到了邻居伯伯手中:“伯伯,这是我自己积攒的钱买的。”邻居丁大伯激动地握住了金珂妍的手。

“帮助人挺快乐的,我还要继续收集易拉罐,尽自己所能帮助更多的人。”金珂妍有感而发。

金珂妍的易拉罐收集之路始于幼儿园大班。原来,她的父母经营着一家

餐饮店,懂事的她从小就会帮父母干点力所能及的事。有一次,金珂妍想要买玩具,父母适时引导:“你看看,能不能帮爸爸妈妈做点事情,我们适当地给你奖励。”就这样,金珂妍开始了她的易拉罐回收之路。放学后的闲暇时间,看到客人就餐后有不少易拉罐留下来,她都会主动勇敢地清洗、收集,并一直坚持到现在。

“以德为美,培育拥有美好品德的人,是我们办学的初衷。”上德校区执行校长叶柱说,疫情期,懂事的金珂妍还和父母一起,连续4天为防控一线人员送上共计135份热腾腾的夜宵,“金珂妍的爱心善举正是我校践行‘上德若谷’校训的生动案例”。



近日,由缙云县委、司法局、普法办共同举办的“法治进校园”活动走进湖川小学。47名学生围坐在操场上,告别传统的“小板凳+大礼堂”形式,通过“法律套圈”“法律冲冲冲”等游戏形式“趣学”法治知识。图为学生们正在进行“法治拼图”游戏。

(本报通讯员 吕俊欣 潜壮 杜益杰 摄)